



# 山间清晨

郭花蕾

累。夏天的生命如此繁茂葳蕤，令人感慨惊叹。

我小心翼翼地行走于山间小径，唯恐脚步声惊扰大山深处的静谧，连说话的声音也愈发细小。大自然的声音，在空气中缓缓流淌，渐次灌入耳际。鸟儿振翅扑棱着掠过枝叶，几粒碎石从山坡上窸窣滚落，野蜂丝弦般纤细的哼唱声，青草间虫子的吟哦，熟透的桃子咕咚落地，微风拂拂草叶飘摇……久居斗室的人，出笼鸟儿一般，奔向大自然。仰望西边将沉的残月，贪婪地呼吸着清新洁净的空气，于静默中聆听天籁，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之心，油然而生。倘若时光此刻停驻，倘若青山看我亦不厌，我可以一直在山间行走。

一只紫黑色的小蝴蝶，许是翅膀沾了夜间潮气，许是深陷睡梦中，伏在一株草上一动不动。沟边草丛里，一条土褐色的蛇慢悠悠地爬行，足足有一米多长，惊得我跳着脚躲闪。远观它与周围的泥土、干枯的树枝草叶的颜色并无两样，多少年不见这乡下田间的司空见惯之物了，这里是它们的家园。我这个猝然临之的侵扰者，想起沿途所见，那些扔在路边的矿泉水瓶、花花绿绿的饮料包装盒，不禁生出愧疚之意。

空寂的山谷中，鸟鸣声渐渐稠密。长尾巴的花喜鹊在枝头跳跃，我举起手机偷拍它们美丽的身姿，这些聪明的精灵警惕又敏捷，不待我凑近，“呼啦啦”飞得老远。我慌乱中戳着手机屏抓拍，竟然定格了它展翅飞翔的样子。美好的事物是短暂的，倏忽间消逝，万物如是，且行且珍惜。

移步换景，峰回路转。崖墙上青绿的野酸枣躲在绿叶间悄悄生长。走着走着，忽见一地杏核，花生米大小，果肉腐烂后的深褐色残留依稀可辨。仰望，头顶上方有一棵杏树正俯瞰整个山谷。这野生野长汲取了日月精华，吮吸着雨雪雨露的树，曾经孤独地开花，落寞地结果，一年又一年，繁衍出一代又一代子孙，卑微又顽强。

站在山腰小路上俯瞰对面山谷，浓浓的绿荫从谷底绵延向山顶。眼前山坡上一道深深的沟壑之下，淤积出一小块土地，那是夏天暴雨的杰作。不知名的野花，绕着那冲积扇开得雪白一片，高挑在枝头的花朵呈放射状平铺，素淡又轻盈。恰有粉色的打碗花缠着傍着腰杆直挺的邻居们，依依袅袅地舒瓣吐蕊，点缀其间，热热闹闹。

朝阳抛洒万缕金光，山的背阴处，依然凉爽。找一片岩石放好手机，伴随着“平心静气，意守丹田……”的乐曲，开始打八段锦。高天蔚蓝，群山葱茏，花正香，鸟在鸣，山间清风时时拂过。天地间，舒展腰身的人，衣袂飘飘，心旷神怡。我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，俨然成了一株山间草木。

夏日炎炎，都市生活忙碌喧嚣，徒生出心烦意乱。幸亏有骡山，可以觅得一清幽去处，可以休憩治愈，可以滋养心灵。大自然于人类而言，关乎物质生存，更关乎精神层面，心灵的构建需要在大自然中实现。每一次山间清晨行走，都对丰富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。



夏日，有很多个这样的清晨。早起，进山。趁太阳还伸着懒腰，睡眠惺忪，似醒未醒，赶紧去捕捉难得的一抹清凉。一株株山间草木，仿佛一夜饱觉之后的人，枝干挺拔，精神抖擞，每一片叶子都青翠得逼眼，散发着勃勃生机。凝聚在草叶尖上花蕊中的滴滴清露，以微小的甘甜润泽着山野。勤劳的山里人家，沿着路边种下的那一串儿向日葵，金灿灿的花盘昂首沉思，等待一轮朝阳喷薄而出。无花果即将成熟的气息弥漫，牵引着我走近一棵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奇异果木，不见开花的张扬却悄然果累累。

# 故乡的小河

曹甯

在秦岭腹地商洛的大山深处，有我难以忘怀的故乡。贯穿村庄的那条不起眼的小河，给我留下了许多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。

每次久别回到故乡，见到那里的山河、田野、草木、道路，遇到熟悉的老乡，都感到十分亲切。见到父母亲人，总有说不完的故乡话，诉不完的故乡情。

故乡的小河总是那样欢乐地流淌，曲曲折折，不屈不挠，勇往直前。仔细倾听那“哗哗啦啦”的河水声音，像是拍手欢迎游子归来的掌声，又像是唱一首没完没了的故乡情歌。它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太多快乐的笑声，给我和小伙伴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。

小河叫新家河。在童年记忆中，它总是那么亲切可爱。小河昼夜流淌，河水清澈见底，小鱼成群结队游来游去。有的地方河流湍急，浪花飞溅，哗哗作响；有的地方河床较宽，水势缓慢，河面平静，波光粼粼；有的地方遇山阻挡，形成水潭，宛如小湖，一汪碧水。

故乡的小河，是我和小伙伴童年的乐园。我们常常来到河滩上玩耍，有时追逐打闹做游戏，有时顺风奔跑放风筝，有时一起采花捉蝴蝶，有时河边找片石打水漂……最让我们开心的还是夏天去河里游泳、捕鱼。

暑假炎炎夏日的中午，到处都是歇斯底里的蝉鸣声。即使坐在家里的什么活都不干，也会让人汗流浹背。奶奶不停地摇着蒲扇，院子里的狗也热得直吐舌头，躺在树荫下一动不动。此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大人午睡之机偷偷地溜走，跑去河里痛痛快快地游泳。

我们赤身裸体地跑向一汪绿油油的清水潭。一边飞快地跑着，一边兴奋地喊着，就这样享受着每年夏日的游泳之乐。小伙伴们时而狗刨，时而蛙泳，时而仰泳……有时进行游泳比赛，看谁游得最快姿势最好看；有时比赛在水里扎猛子捞河卵石，看谁用时最短；有时憋气练习水性，看谁在水里憋的时间最长；有时在深水区练习踩水，看谁半截身子浮在水面不会下沉……在水里游累了，我们就像乌龟那样跑到沙滩上躺着晒一会太阳，把细沙抹在脸上，涂满全身，做着各种鬼脸，然后嬉笑着跑向清水潭，开始了新一轮游泳比赛。

我们一玩就玩得忘乎所以了，直到父母或弟妹一遍又一遍喊叫吃午饭了，才恋恋不舍地穿衣服回家。回到家里，父母责骂我们不该下河游泳，埋怨游的时间太长。有时候，我们不听话，父母就用细棍子吓唬我们，佯装抽打，他们总是软硬兼施。父母常说：“夏天经常下暴雨涨洪水，不要觉得这里是晴天没事，老山里面下暴雨涨了大洪水，就会把河里的孩子冲走。”有一次，还真让大人给说中了。那天晌午大太阳，小伙伴们和往常一样，在河里游得正高兴，山坡上有人发现河里发洪水了。于是，他们急得大声呼喊，喊叫声响成一片。我们抬头一看小河的上游，只见浊浪翻滚，洪水汹涌而来，吓得我们哇哇大叫惊慌逃窜，有的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屁股就跑了，有的吓得直哭还得有人拽着一起奔跑。

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夏日的一天中午，趁午睡之际，我和几个同学偷偷溜到河里去游泳。只游了一会，就被同学发现告诉给班主任。班主任派几个班干部悄悄去河边，趁我们不注意，把脱在河岸上的衣服抱走了。我们赤身裸体在河边的树林里待了一个多小时，随后，班主任再派人给我们送来衣服，我们胆战心惊地回到学校，班主任非常生气，她大声训斥我们，我们毕恭毕敬地站在教室黑板前“照相”。第二天，我们还在班会上公开检讨，再次接受了批评教育。

除了游泳，让小伙伴们开心的事便是到河里去捕鱼。有时我们手拿一根铁丝高高举起，在河面上下来回跑着，每当看到鱼群时，就狠狠地抽打下去，躲避不及的鱼就被打得鱼肚朝天。我们在手腕上用笔帽一块手表，用高粱秆做一副眼镜戴着，拿着自制的小鱼竿和鱼饵，神气十足地到河里去钓鱼。钓到鱼，就在河边把鱼收拾干净，再用铁锅烧火放油炸鱼，炸好的焦黄酥脆的鱼很是好吃，但我们还是觉得钓鱼比吃鱼更有乐趣。

我长大了，尤其是当了老师之后，回想起小时候游泳那些事，才明白老师和家长的一番良苦用心。

故乡的小河，故乡的老师，故乡的亲人，都给我和小伙伴的童年上了最生动、最深刻的安全教育课，也使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。同时，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乐趣，使我们在享受童年时光中健康快乐地成长。

故乡的小河，故乡的童年，珍藏了我们许多往事，留下了令人眷恋的美好记忆。小河如同一位良师益友，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。如今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想念起小河，何时才能回到故乡去看看你呢？

故乡的小河啊，你是我们永远美好的记忆，是我们永远怀念的乡愁！



# 从阅读中结缘文学

朱金华

我家虽不富裕，却从不缺少书籍。少年时期，父亲的书籍对我充满诱惑，它似乎是取之不竭的宝藏。两三个格子整齐地码着书本，除此，还有画灯笼的洋红洋绿，秃了毛儿的一把子毛笔，铜镇纸等。初始，我只在意花花绿绿的连环画册，后来是半懂不懂的“三言二拍”和《幼学琼林》，到最后就是现在偶尔还翻一翻的一摞子泛黄的线装书，诸如金圣叹批注的《三国演义》、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。在故事里徜徉，快乐且富有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延续着阅读的快乐。不知不觉，又多了一项日课：记日记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坐在煤油灯下，才感觉此时的时光真正属于自己。一天的琐碎，像过电影一幕幕滑过，有快乐也有伤感，还有抽空翻书的感悟，一股脑涌上心头。凝望没有窗帘的夜空，夜色静谧斑斓，就连树梢飘落的叶片，也能听到它坠地的声音。月影的飘移，远山的鸟鸣，无声的落雪，均为夜的精灵，与之对话，笔端化作内心独白，揣摩一个真实的自我。

后来，书成了我外出回来必备的行囊。每到一城市，忙完正事之后，我一定要做两件事：逛书店和看书画展。屈指算来，去得最多的城市要数省城西安，陕西省美术馆、亮宝楼、西安美院博物馆，我算得上是常客。偌大的展厅，站在浩瀚艺术品里最钟情的那一幅前流连忘返，享受着艺术熏陶。火车站跟前的书林，钟楼新华书店，雁塔区电子一路的西部书城，无不留下我的足迹。惭愧得很，所购的书籍，只维系购买时短暂的激动，至多伴随一路枯寂，回到家，就尘封在书柜角落。忙碌占领着光阴，懒惰也有了理由，阅读与自己变得疏远，但我始终不曾熄灭阅读的光。

二十多年前，读书占据着我的业余时间，总在读书中找乐子。渐渐地，阅读不再停留在情绪层面的感受，慢慢地注入了理性思考，有了写作的冲动。那时，正逢县里要出一本配套旅游景点的文集，朋友推荐我做编辑，要求集子里不可缺少自己的作品，这更加激发了我创作的动力。

文学创作之初，白天忙上班，晚上写文章，趴在几案爬格子，有时也把草稿本枕在膝盖上写作，一篇散文，短则几个小时，长不过几个小时，一挥而就，第二天拿到打印部敲出来，从邮局寄出，静等发表的喜悦了。在文学成长的道路上，对几位老师的感念始终在我的血液里流淌，已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当我做文学月刊编辑的时候，站在读者角度审视作品，来稿中的很多游记，不过是从南到北的过往记录；一些小说，是在用故事手法写故事，没有小说应有的语言和激情，甚或连故事都没编圆；诗歌，更是连作者自己都不知所云，咋能让人读懂呢！

艺术最高境界是与众不同，体现的是个性，可很多人忽视了前提，那就是共性。在共性的基础上创新，才算有源头。一直不喜欢很油的作品，那种套路式的自我重复，一本作品集，看一篇文章等于看了一本，与很多展厅里的个人展书画一样，千幅一面，不重在重复别人，也在重复自己，怎一个“俗”字了得。

从阅读中我与文学结缘，这便是阅读的好处。自从开始文学写作，我就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在端午写艾草，上元节里写元宵。我虽写不出《大学》里的人生高境界，展示不出《中庸》执两用中的大道，但我时刻保持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良知与清醒，那就是远离廉价低俗的迎合和吹捧。



# 商洛山

(总第2475期)  
刊头摄影 彭涛

# 井村喜事多

朱鹰

又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，井村又一次沸腾了。寂静的村子热闹了起来，高桌子低板凳摆了出来，陈年老酒拿了出来，土豆青菜、腊肉腊肠端了出来。

老远赶回来的乡亲没有忘记井水的甘甜，都说老井里的水好喝，老井就又派上了用场。井边一棵高大的皂荚树，万年不老的青春模样。磨刀石上厚厚一层青苔，毛茸茸的。井水很清，井底积了一层落叶，青绿的颜色。

乡亲邻里之间相互帮忙、相互捧场不仅是井村的风俗，更是井村人的一种精神密码。朴素勤劳的井村人都知道耕读传家，驻守井村的农民祭祀老井求水灌溉，离乡求学的学子祭祀老井饮水思源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远游他乡不忘根。老井是先辈们用石头箍起来的，深两米有余。听说箍

井的爷爷埋怨奶奶洗不净衣服上的汗渍，奶奶就特意在井边移栽了一棵皂荚树，既能乘凉，又能打皂荚洗衣服。老井水旺，井边又有能洗衣服的皂荚，来的人多了，老井也就慢慢变得热闹了。“大槐树人”“下湖人”“土著人”杂居而生，石匠、木匠、篾匠、打榨佬、剃头佬、补锅佬慕名而来，屈原、岳飞、霍去病的故事世代相传。老井不但成了人们歇脚纳凉说媒下聘的好地方，更成了井村人家国情怀的寄托。

凭借着“九匠十八绝”的基因记忆，井村的后生们乘着时代的大潮更为奋进。前不久，下海经商的“弄潮儿”成立了乡党会，毕业后“吃公粮”的大学生回乡搞起了乡村振兴。他们凭借着井村的绿水青山，带着勤劳质朴的井村人乘着“东风”

将山水田园变成了金山银山。产业田里的油菜长势茂盛，入户路边竖起了树皮一般的石栏杆，灰瓦白墙的新民居门上的红对联格外显眼，入股分红的日子越过越甜。

王家张灯、李家结彩，井村的喜事越来越多。张家接亲、赵家抱孙子、陈家乔迁、孙家出了大学生，言谈举止间流露出幸福的底色。

夜幕降临，新区广场上聚满了人。放映队员在调试设备，银幕前的群众满期待。广场上星罗棋布着“时兴”的人群，有拍着抖音卖货的，有踩着鼓点舞扇的，有哼着小曲闲转的。最悦耳的还是舞者们的《万疆》，犹如一脉时代清泉，映出了人们的心声。

新时代的井村，喜事越来越多。井水清亮的，掬一捧来喝，真甜。